

故宫博物院 編

故宫博物院藏

雍正四年五月初九日

御制序

清代敕修書籍

暨版式留真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□ 故宫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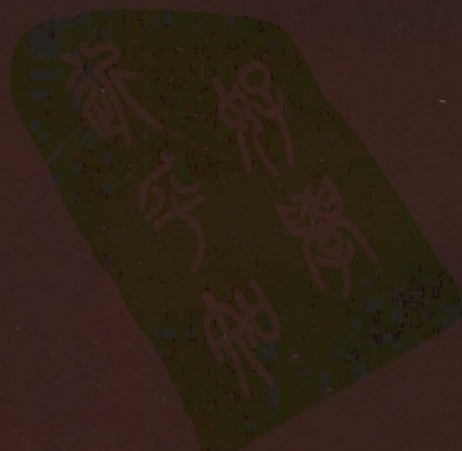
清代敕修書籍

御制序跋

暨版式留真

8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聖祖仁皇帝御製日講

禮記解義序

朕聞六經之道同歸
而禮樂之用為急孔

ISBN 7-5013-1773-9



787501317738 >

下編

◎ 版式



盡善盡美

——清代敕修書籍的寫刻與印刷

在中國古代書籍出版的縱坐標上，清代處於偏後的歷史時段。這是一個得以充分繼承既往成就、起點較高的有利時段。從清代出版領域所取得的繁盛成果來看，它正是以集大成並繼續蓬勃發展為其時代特征的。

在清代書籍出版的橫坐標上，仍然是官、私、坊三大係統並列。各個出版群體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下，盡其所能，各擅勝場，共同構築了封建社會末期出版事業的輝煌。其中，以皇室內廷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出版事業發展的高潮曲綫，更為引人矚目。

一、清代皇室出版機構——武英殿修書處

有清一代，除淵源已久的雕版印刷技術外，各種活字印刷和彩色印刷等印刷技藝均被廣泛采用，且已發展成熟；書籍的繕寫、裝幀等製作技藝也都進入全面發展的最後時期。清沿明制，在皇室內府設立了專門的出版機構，此後，將繕寫、圖繪、刻印、套印、活字擺印等各種技藝兼收並蓄，各展其長，這與明內府惟獨倚重文字書籍的寫刻形成鮮明的對

比。

(一) 武英殿沿革

紫禁城內有衆多相對獨立而又對稱的建築群落。武英殿區位於紫禁城內外朝西路，其具體位置在太和殿西側熙和門與西華門之間，與太和殿東側之文華殿形成左輔右弼之勢。

武英殿區的一組建築爲明代所建，爲前後兩重。由武英門、武英殿、敬思殿、凝道殿、煥章殿、恒壽齋、浴德堂諸殿堂及左右廊房六十三楹組成。門前有御河環繞，上跨石橋三座，護以石欄。

根據史書記載，武英殿在明代初年曾是皇帝齋居、召見大臣之地，設有待詔，擇能畫者居之，後移至文華殿。武英殿亦曾經是皇后千秋命婦朝賀的地方。此外，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亦曾即位於武英殿。清入關之初，這裏還是攝政王多爾袞辦事的場所。

清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年），武英殿修書處設立，初名武英殿造辦處，雍正七年（一七二九年）改名爲修書處，直至清末。武英殿各殿堂分別用於儲書和出版。繕校、刊刻、裝潢主要在武英殿西配殿煥章殿，東北角之恒壽齋，西北平臺之上的浴德堂及周圍廊房等處。

武英殿在清代遭受過的較大的災難有兩次：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年），武英殿發生火災，延燒房屋三十餘間，並焚毀了全部庫存殿版書和部分書板，只有煥章殿安然無恙。同

年，又重建武英殿。光緒年間，一次雷擊，又將武英殿部分殿堂焚毀，以後陸續逐一修建或修補。從當時宮中的有關檔案，可知今日所見武英殿已不是最初的建築。

（二）武英殿修書處的組織機構

武英殿修書處由監造處和校刊翰林處兩部分組成，由皇帝特別簡派總理王大臣督辦一切事務。監造處掌監刊書籍，其下分設若干作坊和事務機構：

1、書作。亦稱『作書作』。主要承擔書籍的裝潢工作。

2、刷印作。位於武英殿群房。負責刷印、齊訂書頁等事務。

3、折配作。位於武英殿群房。專管折配書頁、經頁等事。

4、刻字作。該作分宮內、宮外兩部分。宮內刻字館設在武英殿群房。專門負責鈎摹御書、繕寫板樣、刊刻書板等事宜。

5、銅字作。負責銅字、銅盤及擺版事宜。

6、聚珍館。這是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年），應金簡的提議而設立的。地點在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，設有擺書房和供事辦事值房，專門負責排印木活字版書籍。

7、御書處。下設刻字作、裱作、墨作、墨刻作四個機構，負責鈎摹御製詩文、鐫刻搨印法帖及造朱墨等事。其地點在西華門內路南。

監造處還設有若干行政辦事機構：有檔案房、錢糧房、辦事值房、值宿房、材料房、通行書籍售賣處等等。它們分別負責收發辦理文稿，記錄諭旨和來文，編造本處的有關檔冊；有關修書事項的催督；物料的采買；對各項開支的查核、奏銷；發賣通行書籍；掌管書籍、板片庫房等項事宜。

校刊翰林處，又稱爲翰林處、校對書籍處、提調處或校對處等。位於武英殿浴德堂及其周圍群房內，下設提調房、校勘房和辦事值房等，專門掌管校正文字。

(三) 人員設置及職掌

武英殿修書處在館工作人員有二、三十人左右，各種工匠數十名，分辦各作之事。人手不夠時，以外雇或科派的方式補充，其數量各時期不同。

武英殿修書處的主要職掌是刊印內府書籍。它的工作內容大致分爲繕樣、發刻、刷印三個主要環節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其它任務：

1、繕寫御覽圖書。負責繕寫皇帝打算瀏覽的臣下著作的副本，有時也奉令繕寫一些皇帝特需的其它書籍，如各式袖珍小冊等。

2、存貯宮廷圖書。

3、修補裝潢內廷藏書。由監造處的書作承擔。派出匠役分別在懋勤殿、方略館等處常駐聽差，傳辦各種應急活計。

4、繕印內府所用的禮單和檔冊。

二、清內府書籍製作技藝概觀

(一) 異常精細的寫繪本

內府抄寫的最大的一部書是《四庫全書》。這部含書三千四百餘種、三萬六千餘冊的大叢書，字數達九億多。乾隆帝的宏偉計劃加起來是七部，總字數近七十億，僅繕寫人力一項已不可勝數。所幸『南三閣』書允許廣大的士子到閣閱覽甚至抄寫，因此成為當地的文獻中心，成為實際上的官辦圖書館，對促進典籍和文化的傳播發揮了積極作用，乾隆帝『嘉惠藝林，啓牖後學』的意願終於實現。可見，抄本書的貢獻也是不可估量的。

清沿明制，將本朝編纂的一些重要書籍奉為『致治之權輿，萬年之鴻寶』，裝繕尊藏。如歷朝《實錄》，表年係日，記先帝鴻謨駿業；歷朝《聖訓》，分類記載先王之德、功、言；歷朝《玉牒》，叙帝系而記其歷數。此外，還有《本紀》等書。這類書籍皆精編細校，修成之後，皆舉行莊嚴而又隆重的『進書』和『尊藏』禮儀，作為入藏的先聲；特選宮中重要殿閣入藏，並配置上佳收藏設備；入藏之後，還有一套管理和保護制度，以確保其完整無損，『永永敬承於億萬世』。歷朝《實錄》為朱格精抄本，漢文本十行二十三字，抬頭行至二十四字。朱口，雙朱魚尾，四周雙欄，包背裝，裝幀精美、華麗。據《清會典》等記載，每屆《實錄》告成，例由

實錄館繕寫大、小紅綾本各二份，每份漢、滿、蒙文各一部。首藏小紅綾正本於乾清宮東西暖閣；次藏大紅綾正本於皇史宬及奉天大內；再則藏小紅綾正本於內閣。《聖訓》、《玉牒》等重要史籍修成，也恭送皇史宬、乾清宮和盛京收藏。

其它未發刻的書籍，還有《國朝宮史》、《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》等多種。像《佩文韻府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書，既有精抄本，又有刻本，各具風貌；尤其是抄本，只比袖珍開本稍大，每葉皆以蠅頭細楷精繕而成，行行緊密相連，字字緊密相接，筆筆不苟，字體一貫，大小相同，雙行小注更見功力，且全帙多冊，各葉版面雖緊湊無隙，却如排版一般整齊劃一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很多寫繪本、寫經等，再配以考究的裝潢，更加華麗、精緻。如清乾隆三十五年（一七七〇年）內府泥金藏文精寫本《甘珠爾》，專為慶祝乾隆帝的生母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而特製。為梵夾裝式，一百零八夾（函），每葉八行，字數不等，四周單邊，每葉七五×二八·五厘米。據康熙八年寫本謄錄而成，但用料之考究，寫繪之精細，裝潢之華美，又在康熙本之上。經葉以磁青紙雙面書寫，欄綫外有泥金八寶纏枝蓮紋飾，細如毫發，極為精緻。經葉排列以藏文字母為序，按次迭放後，四周的泥金八寶圖案立現，構思頗具匠心。經葉外有內、外護經版各一對，中裱黃緞金龍夾袱和黃布單袱。

各一塊。外經板表面繪有泥金紋飾，內面凹進，有彩繪佛像，冠以鑲金歡門，並有八寶等紋樣，上嵌珍珠、珊瑚珠、藍綠松石共一百三十餘顆，再覆蓋紅、藍、黃、綠、白五色緋絲夾簾各一。外經板之外，用寬三·五公分、長約二十五米的五色扁形絲帶逐圈捆縛嚴整，最後配挂白色哈達。《甘珠爾》集皇家材質之精華，僅珠寶就用了一萬四千餘顆。整體設計豪華富麗，莊重典雅，充分顯示出宗教典籍的尊貴和內府書籍雍容大方的氣派。裝幀和裝潢是內府書籍版本風格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（二）日臻完善的單色雕印本

清內府單色刻本最多，有數百種，是內府印書的主流。不同時期的刻本有不同的特點。

1、字體

順治朝刻書，上承明經廠本之餘緒，故刻印風格與之相似。字體正方，橫細豎粗，結構呆板，人稱『匠體』；字大如錢，行格寬疏。武英殿修書處成立後，因康熙帝喜好明代書法家董其昌的字體，書手以圓秀、工整的楷書字體上版，工整秀麗，時稱『軟字』，如《佩文齋書畫譜》、《御選古文淵鑒》等書即為此種字體。作為對稱，將方體字稱為『硬體字』，如《歷朝閏雅》即以此種字體印成。還有一種做宋字，筆力遒勁，結構秀麗。其後的乾隆帝，喜好元代趙孟頫的字體，故趙體字風行一時。這種字體筆劃圓潤遒勁，清麗整齊。

嘉慶以後，歐（陽詢）體字又漸漸流行。

2、紙張、墨色

清代內府書籍用紙，抄本、刻本有所不同。印書采用的白紙有開化紙、開化榜紙、棉紙、連史紙等。其中以開化紙印製者質量、效果最佳，用於各個主要殿堂的陳設。如開化紙《御選古文淵鑒》等書，紙質細膩，薄而不透，潔白綿韌，無簾紋，有白玉般潤目之感。還有些書籍如《昭代簫韶》等選用略呈黃色的竹紙；《御製盛京賦》漢文本為竹紙，而清文本則用連史紙，同函存放。同一種書籍也以白、黃兩種紙張印製，裝潢成不同規格，如白紙書配黃綾面、黃綾套；黃紙書配磁青杭細面、磁青杭細套。抄本用較厚的白紙書寫，如《四庫全書》使用的是榜紙。

3、版式、行格等

內府本多版式寬大，左右雙欄。康熙朝以後，多為四周雙欄，且多為白口，雙魚尾。每半葉八至十行不等，每行二十字左右，小字雙行加倍。書前多冠有《御製序》，有御筆，也有大臣代筆，手書上版；序後等處鈐有『體元主人』、『萬幾餘暇』、『稽古右文』、『惟精惟一』等鑒藏寶璽。裝訂形式多為絲綫四眼綫裝，少數書籍為包背裝或蝴蝶裝。書衣有古色紙、灑金紙等，還有明黃、磁青等色的綢、絹、綾等絲織面料，並配有絲質包角和書籤。各書還配有各種精美的盒、函、夾等護書用品。各種版本特征綜合在一起，一望即知出

自清內府。

清內府刊刻書籍中，有不少曠日持久的大工程，如《乾隆版大藏經》（簡稱《乾隆藏》），又因其經葉邊欄飾以龍紋而名《龍藏》，泛稱《清藏》，經折裝。每半開五行，行十七字。上下雙邊。版框二七·二×二五·七厘米。以《千字文》

爲序，始『天』終『機』，共七百二十四字。每字一函，每函十卷，加上《目錄》，共七千二百四十五冊，分裝七百二十五函。字體工整，筆鋒秀麗，鐫刻精湛，如出一人。佛像圖版以白描手法繪刻，莊嚴而不失生動，反映出版畫藝術的高度造詣。所用版片，特選直隸、山東出產的優質梨木，全部是無結節、無拼湊的整板，共七萬九千餘塊，均兩面刻字。負責監造的人員有八十餘人，還募集各種優秀工匠八百六十餘人，專事刻字、刷印和裝幀，歷時六載完成。前後共刷印一百五十餘部，頒賜京師等地各大禪院。

武英殿是內務府下設的機構之一，但不是當時內府惟一的刻書機構。其它機構也或多或少承辦過宮中刻印書籍事宜：如經清政府奏準的各衙門編刊的六部則例，多由各部自行捐資刻行，這些書通常被稱爲『各部、院本』；當時的揚州、蘇州等詩局也是內府的書籍承刻單位之一，刻行過著名的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、康熙帝的《御製詩集》等。這些書籍以細楷字精刻，字迹秀麗勻淨，其風格接近於康熙時期的

武英殿刻本，被譽爲『康版』。

(三) 近乎完美的套印本

1、套色數量未見增加

彩色套印技術是我國古代諸項印刷技術中較爲精細、復雜的一種。清宮套印書籍絕大部分爲兩色，如《朱批諭旨》、《御製冰嬉賦》、《圓明園四十景詩》、《欽定協紀辨方書》、《御製律呂正義後編》和《御批歷代通鑑輯覽》等；三色套印本未見；四色套印本有《御選唐宋文醇》和《御選古文淵鑒》兩種，五色套印本有《御選古文淵鑒》和《勸善金科》兩種，共有近三十種，加上雍正至宣統歷年時憲書中的套印本八十餘種，計一百一十餘種。從套色數量上看，與『閔本』套色數量相同。四色、五色套印本出自於康熙、乾隆兩朝，嘉慶朝以後則僅見兩色印本。

2、套印方法未見突破

從套印技法來看，與明代基本相同。如康熙年間所刊《御選古文淵鑒》中每頁黑色版框左右欄綫的上下兩端，各有一約半厘米長的紅色標記『一』與之重合；在朱墨套印本《欽定詞譜》中，也可以見到紅色的直角形印記『L』、『J』迭印在版框的左、右下角上。很明顯，它們是用分版印刷法印成的，紅色符號即是爲了對準另一塊印版所作的標記。另外，紅色覆在黑色上面的情況也依稀可見，由此得知是先印好墨色版，再印紅色版；黑色版起了使其它印版對齊、定位

和套準的作用。現代有關的書籍中有將此版稱爲『標準版』或『關鍵版』的，也有稱作『輪廓版』的。從其所指，知與古法的原理相同。在明代閔氏三色套印本《唐詩絕句類選》中，也可見版框下角上有迭印的標記，不僅有紅色，而且還有藍色，表明先後印過三塊版；在五色套印本《劉子文心雕龍》中，其版框下角也可依稀辨出紅、粉等色的標記，可知明代就已採用分版印刷的方法了，而且已很普遍，這說明『內府本』在套印方法上與前代並無不同。

3、各色用途形成定式

與明代套印本對顏色的使用尚無規律相比，內府套印本各色之用途已形成定式：正文用墨，句讀用紅。還利用紅色鮮明的特性，在人名、地名和注釋、引書等處做專名號；或用來印皇帝的朱批，使之醒目。在《度數表》（即三角函數表）中，書口處以紅色印度數，以便於翻檢、查找和對照。在《欽定詞譜》中，還有一種用途，即以虛實朱圈分別平仄：平用虛圈○；仄用實圈●；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虛下實○；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實下虛●，便於閱者識讀。

《勸善金科》一書，以紅、藍、綠、黃、黑五色套印而成：戲目采用單行大綠字；宮調用雙行小綠字；曲牌用單行大黃字；科文與服色以小紅字旁寫；曲文用單行大黑字；韻白則以小黑字旁寫；曲文中每句、每讀、每韻、每迭、每格等皆以小藍字旁注以區別；南腔、北調則各以小紅圈一一圈

出。與同期出現的套印本相比，此書套色數量最多，但套色位置準確，印製精良；各色純正勻淨、清晰悅目，既有提示、助讀的作用，還美化了版面，兼具藝術欣賞性，是清代前期彩色套印技術發展水平的杰出代表。

遇有評注、批語之書，而評注者又不止一位，則另加藍、綠等色，用以分辨各家手筆。如《御選古文淵鑒》中，聖祖御評用黃，高宗御評用朱，諸臣品題用藍，條理明朗，分次井然。有時評注的方式有多種，亦以各色區分，如《御製唐宋詩醇》中，諸子等注用藍，而對於其中有『援據正史雜說用資考訂疏解者，與古今人評詩之語義，則另作綠筆書』，以便閱者『燦若列眉』。這些均是源於『閔本』的傳統。在『內府本』中，正文與圈點等符號、御評、諸臣評注各專用一色，不重複使用。御評則非黃即紅，均為專用色彩，主次分明，且各書基本相同，形成了一定的規律。這些都是優於『閔本』的地方。

道光年間，廣州的私刻本中還出現了六色套印本，如涿州盧坤所刻《杜工部集》，其中明王世貞的評語用紫，王慎中用藍，清王士禎用朱，邵長蘅用綠，宋犖用黃，正文用墨。其用色之多，堪稱套印本之最，但若細而觀之，僅字行之間各色圈點就多達四種，過於密集、紛繁，以致出現不同顏色的圈點迭印和交錯的現象；再從紙張、墨色、顏料等各方面綜合來看，更是明顯遜於『內府本』。

4、對套印術的應用恰到好处處

從套印這一印刷形式本身來看，主要有兩方面的作用：第一，使段落、字句分明，詞意顯赫，使所要強調的局部醒目，在多方面起着助讀作用；第二，由於在白紙黑字的書籍中增加了富於美感的色彩，又使它們在客觀上具有藝術欣賞性，即在實際的效用之外，增添了觀賞的意義。這種令讀者賞心悅目、『精神爲之一振』的作用是其它印刷方式所不具備的。閔氏曾將套印技術廣泛應用於各類書籍：上起《周易》，下迄傳奇，經、史、子、集無所不涉；而內府却只將其用於詩賦、文集、劇（曲）本等少數幾類書籍，內容範圍大大縮小。內府刻書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，何種內容的書採用何種方法印製，均需奉旨而行。經史之書，文字大多奧曲艱深，闡述發人深思之哲理，研讀時需全神貫注，凝神靜志，並作理性的思考，因而採用了墨色印本，利於視覺和神思的集中；而詩詞、曲譜等少數文學藝術體裁的書籍，多合轍押韻，抒發種種思想感情，吟誦時需抑揚頓挫，欣賞品味，並可作豐富的聯想，此類書籍則較多地採用富於藝術性的套色方法來表現。所以，就內容與形式的結合而言，『內府本』恰到好处。

『內府本』刊印的時間集中於康、乾、嘉時期，正是內府刻書鼎盛時期的產物，因此它們除了具有此時單色雕版印本的優良品質和風格特征外，還兼有套印本的特征。如多是初